

# 讓我們來讀一本活的 《奮鬥者的足跡》 ——追悼樹仁大學永遠校長鍾期榮

文・圖 | 劉羨冰



**我** 首次和香港樹仁大學永遠校長鍾期榮交談，是1999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參觀節日焰火。我一直和拍友們喜於也忙於拍攝那難得親見的大型燃放。那晚上風大，區金蓉校長提議到下層去，我們發現鍾期榮校長還獨個兒在風中，也邀約她一起走。三人到了下層，各端一杯熱飲，加入更熱鬧的人群中。當我們再回到城樓時，區校長堅持要把自己的圍巾給鍾校長取暖。第二天早上，我們再次登上城樓，鍾校長把摺得整整齊齊的圍巾還給愛心物主，禮儀周周一再道謝。國慶日，她換上一身鮮紅的旗袍套裝，精神飽滿，大家一起融入歡樂海洋中。我留住這歡樂時刻的照片中的一張，是她和

港大王敏賢教授與我三人的合照。

## 唯一的相聚留念

這照片是珍貴的，我和王教授相聚機會較多，在港大、在廣州、在張家界的旅途上，但與鍾校長合影，不但僅此一張！我和她聚會交談也僅此一次了。可是，我心裡一直有個願望，希望採訪她，把她動人的辦教育的經歷和一個真正教育家的胸懷，廣泛激勵教育界同仁，可惜一直沒機會採訪她。

我很早就知道香港樹仁學院的鍾期榮和胡鴻烈伉儷是獲得眾人尊崇的教育界前輩，1993年在北京參加《東方傳統倫理道德與當代青少年教育》國際研討會上，就認識了胡律師，我們分屬港澳團，會後兩團

一起參加陳滋英主任的接見大合照，胡校監就坐在陳主任的右側。這位儒雅的長者一頭白髮，彬彬有禮，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卻是讓我們了解到這對志同道合的夫婦，傾盡自己的家財堅持為社會培育英才的理想的、獨立特行的不平凡的奇志。

這位全中國最早的女法官，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鍾期榮，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隨夫婿定居香港之後，目睹香港學童留連街頭，社會崇洋媚外的歪風以及數典忘祖的不良傾向，一直縈繞心頭。她先後任教於香港浸會、珠海和崇基三間書院，她除了承擔行政和教學工作之外，還發揮自己的多個專業，深入香港社會現實，研究香港青少年犯罪問題，發表重要的研究心得。他倆堅信香港的未來，重在教育、重在人才的成長。六十年代末，香港98%的高中畢業生被拒於專上教育門外的現象，牽動他們愛才之心，夫婦倆矢志興學育才服務社會，他們雖深知道路崎嶇，仍於1971年毅然獨力創辦樹仁學院，以“敦仁博

物”為校訓，宏揚中華優秀文化育一代英才。在整個七十年代他們克勤克儉，親力親為，用心用力用私蓄支撐樹仁的發展，深獲學生的愛戴，也獲得社會的認同並獲廣泛的讚譽。

### 是打擊，也是淬鍊

那個七十年代末，他們的辦學意志卻經受幾大考驗。1978年港英政府提出專上學院改“二·二·一”制，接受者政府給予全面資助（即大學預科兩年，大專課程兩年再加一年高級進修課程）。嶺南、浸會兩校初考慮，後接受。樹仁廣泛聽取學生意見後，投票結果，94%不同意這個縮減專上課程年限的新制。港英教育統籌司 Mr. Topley親到樹仁勸說鍾校長和胡校監以及學生代表，嚴肅聲明“To be independent is very risky.”意思明確，沒政府資助獨立辦私校是要承受大風險的。同事和校友回憶，當年校長和校監不為所動，他們堅持育人為本，擇善固執，以自強不息的精神，甘願挺立迎風，拒絕改制。1989年，港英再將所有學士學位課程，一律改為三年，也只有樹仁以“雖千萬人，



吾往矣”的氣概、秉持育優質人才的信念，仍堅持四年培養理想的學士。

同樣是七十年代末，剛獲香港政府批出寶馬山一塊斜坡地給十年有成的樹仁建校，那位認同樹仁宗旨、欣賞校長校監辦學理念的校董會副主席丁熊照先生，慨然應允承擔建校費用，卻突然病逝。這驟然而來的打擊，好比上天安排的另一考驗降到兩位面前，鍾校長和胡校監無畏無懼，以擇善固執的銳氣，不但傾盡歷年的積蓄和資產，再以兩人名譽向銀行貸款，以補足建築費用。1997年香港回歸前，港人紛紛移民，他們卻再傾資加建圖書館綜合大樓；2003年香港經歷金融風暴期間，他們又信心高漲，建成寶馬山上最宏偉的學生宿舍文康中心大樓；還有將於今年落成的研究大樓……。他們目光遠大聚焦學生學養前途的遠大，從八十年代中開始，謀求對外合作培植研究生，讓英才更上一層樓。先後與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英國格萊摩根大學、列斯特大學、澳大利亞渥倫崗大學、英國史特靈大學合辦課程。校友深情懷念樹仁學

院這雙親生父母的時候，用樸實的語言點出偉大的抱負說：“試問世上有多少人，明明擁有幾輩子也用不盡的身家，卻於臨近退休的年紀，傾盡家當由零開始，勞心勞力四十多年，目的只是為更多年輕人提供專上教育機會？因為兩老的無私精神及偉大教育理想，我們這些邊緣學生才得以‘敗部復活’……”

### 好一個固執的大傻瓜

在香港這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功利主義容易被廣泛認同，理想主義往往還招來譏諷。鍾校長也自諷是“一個固執的大傻瓜”。世間難得一雙同心同德的愛侶，一同經受這連串的嚴峻考驗，一起迎來烈火見真金的日子！香港的大學學制終於全面恢復四年制的今天，教育界更多人佩服樹仁大學領導的卓識遠見，社會各界也眾口一詞讚歎這雙老人的當年勇！1992年，武漢大學給鍾期榮校長頒授榮譽教授銜；1993年，在英女皇壽辰她獲授榮譽獎章；1999年，

她獲中國人民大學委任名譽法學教授；2000年，特區政府給鍾期榮校長頒授金紫荊星章；2001年香港公開大學給她頒授榮譽文學博士；2004年香港城市大學給她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2007年她與胡鴻烈一同當選《星島日報》主辦之“Leader of the Year 2006”；同獲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2008年，夫妻倆一同當選“2007年度第一屆感動中國人物”；2010年，夫妻倆又一同當選亞洲電視主辦之“2010年度感動香港十大人物”。最大的撼動人心的社會功能不是這一大堆的繁花碩果的耀目輝煌，而是半個世紀以來兩老播種耕耘的艱辛歷程和教育科學的卓識遠見以及支撐着行為意志的兩顆晶瑩的大愛之心。

## 教育界的光輝榜樣

香港回歸不久，我在香港教師日曾與胡校監相遇，拜託他向鍾校長問好。近十多年，每年都和樹仁的翁正石教授等有相聚的機會，常聞樹仁升格大學、擴建校舍、兩老對樹仁、對

教育矢志不渝的喜訊和教益。我年年拜託他們向兩老問好，2013年還拜託他們給我帶上新著。2014年3月2日鍾期榮校長以九十四高齡辭世的信息傳來，我默然有所失，我體會到痛失長相廝守且並肩作戰的胡校監的沉重打擊，我致電翁兄在適當的時間代我向極度傷心的胡老致意！

我決心通過文字材料再一次學習兩位感人的事迹，崇高的精神，囑翁兄代為搜集有關資料。一再讀樹仁師生、校友的悼念文章，鍾期榮校長永遠活在我的腦際了。樹仁學生深情又幽默形容天天上班的校長：一輛無人駕駛的老爺車攀爬斜坡，駛進樹仁校園，邁出嬌小的校長……；校工透露：“校長每天開的那架小車，就是老掉牙的絕版古董，她家全是用了幾十年的舊家什”；六十年代浸會學院的學生說當年家窮交不出學費，原來一直是鍾期榮老師為他墊交；老同事追憶，為留住教得好的教師，她加一倍薪酬；鍾校長巡堂發現女職員夜宵節約，下個月加薪給她，叮囑年輕人要注意健康！舊同事子女能留學外國，靠校長無息貸款；每年校長都不畏辛



勞，放下身段為學生尋找實習機會甚至是第一份工，有一次有畢業生一直找不到工作，校監提議掏腰包辦份刊物給他們去辦。兩老對樹仁的教師和學生關懷備至的事跡數不勝數。有一段日子，鍾校長中午囑校工為她買六元的河粉，校工尹叔長期自掏腰包買八元的，偷偷讓校長吃好一点；一位校友說：“其他大學生會覺得樹仁肉麻，經常把校長校監掛在口邊，甚至描繪成再生父母，但事實上，作為當年高考失敗者，樹仁確改變我的一生，這份恩情亦一世不會忘記。”這樹仁一家的親情，是學校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樹仁立於不敗之地的要素。

## 師生情深似海

悼念文章比喻得生動：“失望地看着（皇家）郵輪遠去，正苦無良法渡江時，一對夫婦撐着一葉輕舟飄然而至，送我們這群年輕人過江”；“她就是香港教育界的小巨人，半個世紀默默耕耘，學生星羅棋布，為的就是替年青人鋪砌人生路，多謝妳，小巨人，大影響”。

悼念文章充滿真情哲理：“您生命雖

有限，但堅持信念，捨己為人，為理想咬牙切齒的奮鬥態度，這份愛，卻活在一眾後浪的心坎”；“人生，貴乎無憾，校長你窮半生精力，作育萬千”；“一磚一瓦，都告訴學生，縱眼前荊棘滿佈，勿輕言放棄，堅毅不屈，路一直都在”；“是非不分的年代，這種學者、這種教育家的風骨、傲骨值得社會推崇，亦為我們這群新聞從業員立下榜樣，憑着信念，不易在滾滾洪流中失去自我，要堅守報道準確、無私、為社會講真說話的態度”；“永遠懷念這位成功的女性、慈愛的長者、模範的師表，以及傑出的專上教育鬥士！”她的兩個早接班的兒子決定：媽媽是樹仁大學永遠的校長。

小巨人是怎樣煉成的？1998年鍾校長在《奮鬥者的足跡》一文中自述：“只因我深受中華文化薰陶，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鍾校長擷取古今中外文化精粹，奮鬥不息，給我們留下光輝的榜樣！

## 劉羨冰

資深教育工作者。